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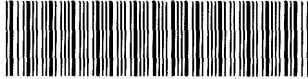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革命
的路前

著者陳公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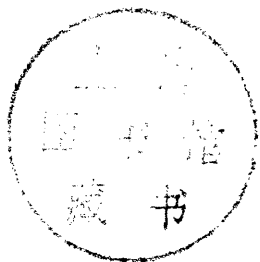
1929.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4620B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



目錄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

(一) 國際形勢

資本主義的穩定

第三國際的破壞

(二) 國內形勢

封建勢力的復興

資產階級的反動

(三) 國民黨的破碎

軍人派

政客派

官僚派

資產派

(附小組織問題)

(四) 目前各黨的批判

共產黨

第三黨

混合的反動黨

(附無政府主義者)

(五)左派過去與將來

環境的困苦

認識的歧異

(六)目前幾個實際問題

武力問題

外交問題

政治問題

建設問題

耕田問題

(七)結論

國際的結論

戰艦的建築競爭

海洛非戰公約

英法海軍的協定

美國海軍計畫

國內的結論

過去的編遣會議

未來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國民革命的前路

我在十七年五月，曾草『今後的國民黨』一文，第一把國內外的形勢加以簡略的分析，第二對於國民黨的今後提出幾項的要求，在顯明的整個革命失敗的局勢裏面，我也知道并非破碎的黨所能挽救，我也知道并非漫無組織的個人所能支持，所以我屢次斷定政局必更腐蝕，至於今日無論那一件事實都足證明我的判斷沒有錯誤。我草那篇文章的當時，並沒有對於現局存幾微希望之心，不過在垂死的革命當中，指出幾點癥結，給關心中國國民革命的人們一條應走的道路。

對於十七年整個局面的觀察，大概可以分作兩種人，一種是失望而還帶有希望的，一種是失望而至於絕望的，我的客觀是後一種，而主觀呢是屬於前一種。我并不是個人內在性的矛盾，實在是時時刻刻想把黨的立場切合革命的立場，在這兩個立場衝突的當中，遂

呈露情感和意志的一時分立。而現在呢，絕望的更加絕望，而希望的也斷然入了絕望，所以我敢斷言在十八年的革命已表現了一個新階段，我們非把客觀的事實和革命的條件再估量一下不可。

在一個相信物觀的人，無論那一件事實發生，必在事實的背景去研求，同時必把發生的原因去分析，以同樣的理由，所以對於無論那一個革命的成功，必有成功的原因，那一個革命的失敗，也有其失敗的背景。凡是一個革命黨，牠的任務，必在一個革命成功或失敗的一個結束階段以後，對於已往必須加以檢閱和分析，對於將來必須加以判斷和指揮，然而這種工作已不能望之於黨的機關，只好再拿個人的經驗，對於民國十八年革命的前路，重新作一番的探討。

現在誰也明白的承認革命已經失敗，就是擁有政權的人們離開他個人權位的觀念，也明白承認革命已經失敗。我們並不須要枝節的表面的痛罵政治的腐敗和個人的貪污，

因爲革命的失敗或成功，最容易判別的：第一政治是不是有了建設，其建設是否與人民有關；第二經濟是不是有了建設，其建設是否與人民有利。這個答案是肯定的，革命便可以說大體成功，這個答案如果是否定的，革命便可以說是根本失敗。

這兩個標準如果沒有錯誤，我們便可以照着這樣追求，我們先說政治罷，建設不建設，我在暫且不談，革命後的政治最低限度要表現和未革命以前的政治『不同點』。在一年以來，我們固然找不出什麼建設，連那政治的『不同』也無從去找。我所謂不同，例如革命以前的政權是在貴族或軍閥的，革命以後的政權應該在大多數的人民，縱使因爲革命的過程政權不得不握於革命的機關，其一切制度必得爲人民利益的反射，換一句說話，即是政權的制度縱不是與人民相關，亦須治權與政權有幾微的連帶性。我所謂不同，決不是個人政權的移轉，北京政府換了南京政府，責任內閣換了五院，幾省的大帥換了集團軍司令，省長換了主席。現在只管議章程，定法制，人民固漠不相關，也不能過問，與軍閥時代沒有兩樣，

與辛亥以前也沒有兩樣，若要勉強找出不同，只有對於人民各種自由再加上一層束縛和嚴格的限制罷了。

其次談到經濟問題，簡直沒有問題可言，但是我們并不是玄想者，要一日築成羅馬城，我們曾三番四次用『設身處地』之心，發『刻已諒人』之論，也曾被人批評過爲妥洽者，也曾被人酷罵過爲政府派，可是一年以來，不只沒有經濟的建設，連統一財政的基本原則也還縹緲像海外的神山。只見今天把內政再畫爲衛生，明天再把交通再畫而爲鐵道，語其結果，衛生和鐵道絕找不出什麼計畫，反而連到內政和交通的本部也若存若亡。在我本人的意見，要使政府成爲科學化，分工愈密，成效愈多，設使政府再化分爲二三十部，我也贊同。然而設職不以任事而以耐庸，更且不是耐庸而以爲敷衍之具，那直是官僚化政治，離經濟的建設很遠很遠。不錯，我也曾再三的考慮，目前要談經濟的建設，第一當頭的是資本問題，要談到資本，當頭的首要解決裁兵，但我想在這種分據局面，若真有資本，是否能夠用於建設，

是否不用於擴充軍備以鞏固割據的陣綫？

不過，我們是承認客觀的，我常說革命的失敗，必有其外因和內因，最顯明的外因由於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和第三國際的破壞，進一步要防礙中國革命，內因由於封建勢力的復起和新興資產階級的反動，進一步要中斷中國的革命。合此手段不同而目的相同的兩大原因，中國革命遂陷於崩潰的危境，至於今日黨的破碎，人的腐傾，完全有意識和無意識的受了這兩大勢力的支配，做了這兩大勢力的工具罷了。好了，現在我對於現狀的零碎批評太多，我深願對於這兩個外因和內因詳細分析以後，再判斷今後的前路。

（一）國際形勢

資本主義的穩定

第三國際的破壞

要談到國際形勢，第一要明白中國在國際上所處的地位，第二要明白實際上足以支

配中國的各國。對於前一個問題很容易加以一個簡單的答覆，因為誰也知道中國是一個半殖民的國家，我暫置不平等條約不談，先舉兩個最近的例，一個是十六年英國聯合各國向華出兵，一個是十七年日本以武力佔領膠濟，對於這種違反國際法的行動，中國在事前固然沒有抗議的餘力，即在濟案事後，國際聯盟連中國的請求裁判也以默然的擱置了事。爲什麼這樣，因爲中國在國際上簡直還談不到位置的緣故。對於後一個問題，我們應該加以詳細的解剖，在歐戰以前其實力足以支配中國的有英德法日美俄，在歐戰以後其實力足以支配中國的只有英美日和第三國際。（見我所著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第二章）我們討論英美日三國，可以牠們在中國的經濟關係決定其態度，我們討論第三國際，可以牠對東方的政策決定其態度，現在我先個別的談談，然後再作一個綜合論。

一英國 自歐戰以後，英國對華政策，可以分作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由歐戰停止以後至到民國十二年，因爲國內和歐洲的金融還沒穩固，所以對華也就取半放棄態度，這個

1

時期可以喚做搖動政策時期。第二個時期歐洲已漸穩固，對於太平洋問題，重復注意，華盛頓會議的英美合作，以至於所謂九國協商，可是一方抑制日本的獨霸，而一方還是對於中國屠殺，這個時期可以喚做鎮壓革命時期。第三時期由廣州的省港罷工以至放棄漢溇的租界，一方聯合向華出兵以示威，一方單獨交涉故示其讓步，操縱捭闔，鞏固其東方的霸權，這個時期可以喚做軟化革命時期。至於今日保守黨的軟化中國革命政策，大告成功，但我們要知道英國何以易鎮壓手段而為軟化手段，不能不先研究英國的內狀。我們先談重工業，英國鐵的出產在戰前佔世界全額百分之一十三·二·三，最近只佔百分之零三·一·三；鋼的出產戰前佔世界全額百分之一十零·一·六，最近只佔百分之零三·八·六；煤的出產戰前每年是二萬九千二百萬零四萬三千噸，最近只是一萬二千八百萬零三萬五千噸；至於紡績業戰前有五千五百六十五萬二千紡績錠，最近反增加至五千七百二十八萬六千紡績錠。然而英國的內部煉鐵的生產雖較戰前為減，換言之即是未躋戰前生產額的平衡，但是英屬

印度戰前鐵的出產不過三十七萬七千噸，最近反增至一百五十六萬九千噸，即紡績錠戰前不過六百萬錠，最近已增至八百五十一萬錠。所以英國對於東方的政策，最要緊是保持生產大本營的印度，其次是保持中國侵略東方交通孔道的埃及，她所以在上海屠殺，廣州屠殺，因為要鎮壓中國革命，然後才遂她把持印度和埃及的企圖；迨至屠殺不獨不能消滅中國革命，反而助長中國革命，於是放棄漢潯租界，宣言準備修改條約，也因為要軟化中國革命，然後才可消滅印度和埃及的反抗。不但如此，聰明的保守黨，除了軟化中國革命以外，對於日本之出兵膠濟，不着一詞，企圖中國人民的目標，往之注於英者移於對日，其次更利用殖民地的零碎交涉，對於香港之助長割據軍閥，置之不聞。前此我也說過鮑爾特溫保守派的內閣，不單是英國資本主義穩定的要求，也是歐洲整個資本主義的要求，英國重向東方來的政策，實決於資本主義穩定的前夜。目前英國對華軟化政策，算告大功，而其政策的決定，實遠在十六年末，保守派外長張伯倫在十七年一月曾在伯明罕演說，再三申明：『我

們決不能讓我們受武力的行動放棄條約上的權利……我重復聲明，我們對於中國並沒有進攻的思想，我們也沒有取得土地的野心，我們也不想擴大英國的領土，等到中國給我們握有權力的證明，我們準備修改條約的交涉，並且逐漸退回條約規定我們在中國享有的特權。』這一段演說是保守黨在中國實施屠殺政策失敗以後的話，根據英國最近行動，第一依然要維持其既得權，第二設法助長中國的割據，第三實施軟化革命的方略，果然今日中國便跟着英國的政策癱瘓了革命了。

二美國 我會說美國對華除了七千萬金元輸入貨品以外無其他的關係，我也曾說美國的帝國主義已由成熟而至發展時期，我這話怎樣解釋呢？簡單的答案是：美國鈺額債務是在歐洲而非亞洲，美國的殖民掠取猶是在南美而非在中國，所以美國的帝國主義只管發展，對於中國還取冷靜的旁觀，中國革命嗎？美國可以同情，中國復辟嗎？美國還可以干涉，不過有一條件，中國絕不能實行民生主義，否則危及資本主義的生命泉源，其次還

有一個條件，即是中國革命必不能害及美國在華的資本，所以美國的態度，雖近於英之軟化手段，然而有深淺的不同，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經濟狀況和在華的經濟關係了。

美國在歐戰以後，經濟的發展實佔世界的第一位置。鐵的出產戰前不過佔世界全額百分之三十九九二，最近竟佔百分之五十零五；鋼的出產戰前不過佔世界全額百分之四十一五三，最近已佔百分之五十二零四；煤的出產在戰前不過五萬三千零四十四萬噸，最近已產六萬一千三百九十萬噸；紡績錠戰前是三千一百五十萬錠，最近已至三千七百五十萬錠；而煤油之產量更占世界全額百分之七十四。資本既這樣發展，正合亞當斯密的原則：於是便要找殖民地了，於是便要建築軍艦了。可是對於中國的關係怎樣呢？照一九二六年的統計，美國對外輸出的貨品，總額值六億零一千二百萬金元，而對中國輸出的貨品，僅值二千萬金元，若以成分率計之，值為八十四分之一。美國對華經濟關係既如此其薄，與

其說是經濟關係密切，毋甯說宗教的關係還深，所以美國雖然只管壓迫南美，只管強硬確定尼瓜拉瓜九十九年的保護期，而其對華態度，依然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利益均等，依然是
一九二七年一月海洛宣言所說的：『美國自始至終即希望中國的統一獨立和繁榮。關稅和治外法權前之規定於條約的，我們希望愈早解除愈好。』美國的希望，只是海洛宣言最終所說：『無論如何，美國政府希望中國人民和領袖們承認在華美國人民的權利，在紛擾缺乏實在責任之時，能給美僑以生命財產的保障。』簡括言之，美國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不論如何，以能受美國的影響為度，並且成為資產階級的革命為度。

三日本 日本障礙中國的國民革命，我已在『中國革命和田中的背景』說得已頗詳盡，這裏用不着贅說。簡單一句話，目前中國革命的最大障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目前我們對於帝國主義的對象也是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革命的成功，在日本眼裏，不但搖動日本的殖民地台灣和高麗，並且搖動日本的國體和生存。日本為着生命的穩固，最低限度要拿

住高麗和台灣，爲要屏障高麗和台灣的安全，必得拿住東三省和中國海岸綫。基於這一點。所謂大陸政策就這樣完成，而壓抑中國革命，又是這政策必然的結果。所以我常這樣觀察。在歐戰以前日本在中國的防禦綫是山海關，在歐戰以後她的防禦綫已展至黃河東流域。最近外國對華的總輸入價值爲九萬四千九百萬海關兩，而日本就佔三萬兩。所以日本非拚命防碍中國革命不可。就是以武力佔領膠濟和干涉東三省亦在所不卹。

關於日本問題，要詳細敘述可以成一本專書，要簡略的可以歸納爲幾句話。我還要指明的，大陸政策是日本的傳統政策，我們決不要誤會民政會的內閣要比政友會的內閣爲溫和，一九二七年一月若槻內閣曾在議會發表對華宣言，總括有四點：『一尊重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全，謹慎避免內政的干涉。二增進兩國間的親善和經濟的密切。三同情的和希望的接待中國人民的正當願望，并努力以實現此種願望。四對於中國現狀，維持忍耐態度，政府并隨時以一切合理的方法保護日本人民合法和主要權利和利益。』什麼才是中國

人民的正常願望？『什麼才是合理的方法？什麼是『日本人民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都是沒有確定的定義，廣泛點解釋，出兵也是合理的方法，至於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用不着說是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法』了。至到田中就職以後，更公開進一步的揭明，十七年四月間田中在報紙發表主張說：『以共產黨在中國活動的事實，日本因為維持東亞和平，感受這種活動結果最直接而最深，日本很難安於靜默……使有特別問題發生，日本考慮至相當的時機和應行的處置，將準備和列強一致行動。』田中這種公開表示，當然一面為對英聯合出兵的應聲，一面預備單獨向着華北出動，所以自十六年以至十七年兩度出兵山東，五月以實力佔領膠濟，最近力阻東三省易幟都是一貫的政策，這是日本對華的態度，和我們應有的認識。

四第三國際 我這裏為麼什不說俄國而說第三國際呢？因為俄國和第三國際在政治上應看作兩件東西，而共產黨的行動也是接受第三國際的命令而不是接受蘇俄政府

的命令，我們既以政治的眼光來分析，不管牠是不是兩位一體，在立論上應得有這些區別。我們平情而論，第三國際在中國的初期革命，牠的貢獻和努力都不少，而在後期革命障礙和破壞也較別國爲兇而且多。可是我們批評第三國際，卻不能像英美日以經濟關係決定其態度，而當以牠的東方政策決定其態度。第三國際的東方政策是什麼：簡括言之，就是要把中國造成一個波爾扎維克的國家，換一句話即是要中國歸屬於共產黨專政。第三國際根本的謬誤，只知有共產黨，而蔑視革命的條件和立場。在俄國可以不必實行共產主義，可以妥洽富農，但共產黨不可不專政。在中國可以對日本妥洽，可以取盲動的暴動，但共產黨不可不奪政權。他在中國的計畫，第一步是在國民黨勢力掩護之下發展共產黨的組織，第二步計畫是以共產黨的組織破壞國民黨的生存。假使共產黨不能奪取政權，即燬壞一切亦所不惜，根據這個條件，所以第三國際對於十六年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至湖南江西的各縣的暴動，只有批評殺人放火的不澈底，更且捏造事實說中國已至十月革命的時機，所

以就革命的立場而言，第三國際不但背叛了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且破壞了反帝的戰綫，簡直破壞了世界革命。不過我還要指出的，現在第三國際已整個的向中國進攻，不論斯丹林的政府派或託洛斯基的反對派都沒有兩樣，斯丹林固然主張暴動以破壞中國的革命，然託洛斯基自始至結都罵斯丹林不能早在中國建設波爾扎維克政治，使中國共產黨受失敗的犧牲，這是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態度，我們非澈底了解不可。

以上所述是各國對於中國革命的個別態度，自綜合方面說，無論英美日和第三國際，對於中國國民革命的障礙，沒有絲毫不同，自分析一面說，英美則採軟化策略，日本和第三國際則採進攻策略。英美的企圖只要中國革命軟化，只要中國猶在牠們支配的範圍，餘外的可以作有條件的讓步。日本則不管中國革命不革命，有進攻機會還要進攻，第三國際更不管中國所需要是什麼，其目的以共產黨取得政權爲止。所以英美態度雖不滿於日本的單獨侵略，然而對於濟南事件，始終未着一詞，其目的借日本的進攻，予中國革命以一大打

擊，好藉此容易行其軟化政策，第三國際對於濟案，一面對世界宣傳要扶助中國人民（但不是國民黨），然一方面依舊對日妥洽，犧牲高麗的獨立和中國的革命，最近且對日締結密約，保證日本在南滿的利益，交換自己在外蒙的活動權。中國處在這個軟化和進攻兩種勢力當中，革命勢力遂闕然中斷；於是黨便跟着這兩種勢力破碎，人也跟着這兩種勢力離散了。

（二）國內形勢

封建勢力的復興

資產階級的反動

目前中國封建勢力，可以拿鄉村的資產階級作代表，資本主義勢力，可以拿都市的新興資產階級作代表。前一個勢力表現於政治上的是軍閥和士大夫，後一個勢力表現於政治上的是金融的集團——如舊日的京津中國銀團和今日的海上海中國銀團，以及牠們的

經紀人。照理論說，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是兩件絕不相容的東西，然而在中國半殖民地地位，前一種勢力雖然崩潰，但其附着物的土地和宗族制始終沒有動搖，所以不但沒有消滅，而且每值一個革命力量表現軟弱的時候屢次作反攻的形勢。後一種勢力雖然已完成其雛形，但在都市敵不過外國資本的壓迫，在他方面因着內亂匪患資本始終伸不入農村，所以只在都市得一個畸形閃縮的發展，對於政治也只能影響而不能掌握。每當革命力量表現軟弱的時候，不是退縮，就是反攻。在今日的中國，這兩種絕不相同的東西恰恰成爲一種向革命進攻的混合物，我們先把這兩種形勢略略分析，再下一個影響於革命的結論罷。

我常說商業資本的發展，如果沒有工業的輔翼，只能破壞封建制度，而不能破壞封建勢力（見我著中國歷史上的革命）歷史上各國的國民革命很明顯的是民主勢力和封建勢力鬥爭，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很明顯的除了一個民主革命以外還加上一個民生革命。

自秦以來封建制度雖已打破，而封建附着物的土地和家族制還是儼然獨存，以故表面上今日的中國雖已脫離了分封的形式，而實質上終脫離不了分據的實質。清末的督撫，民國的督軍，目前的集團，無論那一處都表現很濃厚的割據色，但是我們萬不要以為偶然的事實，這實是歷史傳統來的封建勢力呵。今日談到封建和革命的鬥突，最明顯擺在我們面前兩件事，一個是地方主義，一個是宗族制度，有了地方主義，國家遂無法統一，有了宗族制度，國家更與人民隔離。可是這兩件事怎樣來的？自然由於農村之未商業化，和工業化，因農村之未商業和工業化，封建勢力遂固着於土地，因而族長和地主的勢力矗立不可動搖。前清末年雖然天天嚷着自治，條例只管頒布多如牛毛，而人民之不能參與政權依然如故，前兩年北伐軍興，天天嚷着革命，口號只管喊着打倒劣紳土豪，而人民之不能參預政權也依然如故。不但如此，抽象的口號徒惹起農村的無聊糾紛，實際的恐慌反形成豪紳的有力反抗。從前半知識的地主，還靠官僚和士大夫替他們張目，到了實際的利害，他們已感覺本身的

危險，起來向革命進攻了。（尤以今日兩湖爲最明顯）到了今日，封建勢力已從恐慌中整飭隊伍一致推倒革命權威，什麼農民運動固已影滅聲消，就是『二五減租』也只好成了討厭名詞和走不通的絕路。目前還有一件確切證明，一般所謂黨國要人不是高叫尊孔崇孟嗎？這種呼喊就是封建勢力復興的表徵。我們要知道孔孟學術完全根據於封建土地小農作做背景，（我待本文完成時候還要著一本『孔丘的背景』）我並不是反對中國固有道德，或反對人家提倡道德，但是我們試問這種仁義道德是不是這班提倡者所力行和要求。本身不是需要這種東西，人家卻硬要幹這種玩意，這絕不是他們故意作這類『二重人格主義』的矛盾，只是降服於復興的封建勢力，不得不閃避革命，於是拚命高掛代表封建勢力的『道德空招牌』，希冀維持一時的政權，這是客觀事實，我們必須明白的。

其次談到中國的資產階級，我常批評中國的新興資產階級沒有力量，假使早有力量，早已領導革命底於成功，可是新興資產階級雖無力量可言，而資本主義在中國卻已有了

雛影。第一資本主義的初期表現就是資本集中，資本集中內擴的表現是銀行組合，外擴的表現是市政問題。我們試看中國近日組織銀行的如雨後春筍，茁然亂生，即使一般舊有的錢莊也漸漸採了銀行形式，至於市政問題更像今日最切要的問題，東也設市，西也設市，很像非有市政，不足言新，但何以前三十年沒有市政，到了今日才言市政；也因為資本主義漸漸形成，所以附屬於資本主義的問題，掀然而起。我們再拿兩件淺譬事實證明罷，第一試把中國近年的內戰分析，拿了上海，實際便拿了江浙閩皖，拿了漢口，實際便拿了兩湖和四川，拿了廣州，實際便拿了兩廣，拿了天津，實際便拿了河北北平和山東，這都不是偶然，實因於經濟的集中，把經濟的中心佔領，其附着的地方縱使一時不能掌握，也是隨意可以操縱，這是一個例。第二上海的中央銀行本早成於前年，當時有了五千萬的鈔票，而卒不能開門，就為資產階級反對。直至去年北平下後，中國僅得一個南京政府，上海的資產階級才許政府成立銀行，然而中央銀行必須加入銀行公會和許多資產階級必須任為理事的附件，政府

只好低首下心一一履行。難道以南京政府的勢力，一個銀行都不能成立嗎？只爲銀行的立場全在信用，假使上海的中國銀團不允諾，今朝發出的紙幣，今夜卽流回銀行，如是則銀行之効既等於零，政府信用尤受影響，所以今日政府，實際已爲上海中國銀團所支配，這又是一個例。可是中國的資本主義雖成雛形，而資產階級的力量依然敵不過外國資產階級的力量，結果僅成畸形發展，無論如何跳不出帝國主義掌中。資產階級只管操縱政府，奴視官僚，但他們被選爲上海租界華董之後，坐在工務局席上依舊仗馬寒蟬，一聽外人的頤指。新興資產階級既不敢反抗帝國主義，當然不能站在國民革命前頭。革命的爭鬥既非他們能參加，革命的利益自然他們要除外，這麼一來，資產階級只有閃避革命，畏懼革命，更且到某種時期妨碍革命了。

中國國民革命的本質是整個的三民主義革命，民族主義的對象是帝國主義。民權主義的對象是封建勢力，民生主義的對象是新興資本主義，現在在國際則有帝國主義軟化

和硬攻，在鄉村則有封建勢力的勃然復起，在都市則有新興資產階級的反動，於是中國國民黨遂陷於重重包圍，中國國民黨政策遂只有節節退卻，中國國民黨員遂動搖以至紛紛內潰，這是我所謂中國革命崩潰的外因和內因。

(三) 國民黨的破碎

國際形勢之複雜和困難既如彼，國內形勢之複雜和困難又如此，縱使國民黨的組織極其健全，也會受絕大的影響，畏怯退卻，何況國民黨的成分自歷史上已含多面的矛盾性，那有不跟着環境分裂和破碎？

同時我們更要明白，三民主義是整個的，不是分立的，也不是連環的，中國非反帝國主義，必不能生存，所以有民族主義；但光是民族獨立，非廓清封建勢力，必不能建設近代式的國家，所以有民權主義。封建勢力的打破，資本主義跟着便會產生，非根本預防資本主義的發展，結果大多數人依然受着壓迫，民族民權，徒成空論，所以有民生主義。然而這個整個的

革命三民主義，依時代的遞變，黨員認識都有不同。辛亥時候，黨員所認識的只有一個滿洲，民國十三年黨員所認識的只有帝國主義。在辛亥時候國民黨只管高談三民主義，可是他們心目中只宗滿洲政府推倒，對帝國主義是可以讓步的，對不平等條約是可以尊重的，所以無論那一省獨立，對外第一件事便是正式承認滿洲已締結的條約，在今日的黨員只管高談三民主義，可是他們心目中只求帝國主義能夠排拒，封建勢力是可以聽其復起的，新興資本主義是可以讓其發展的。今日雖然有許多人批評南京政府的主義是投降帝國主義，牠的外交是亡國外交，但平情而論，這種讓步都非牠的本心，不過在黨的破碎和外力的橫壓時候，個人要保持政權的絕續，投降適成爲必然的結果，這是我所不願意冤枉南京政府，也不故意迴護南京政府，可是民權和民生他們沒有清楚認識，這是事實。

要而言之，辛亥當時的人們只認識半個民族主義到了今日的人們又只認識一個民族主義，於是整個的三民主義便跟着人們的認識不同而異其解釋，黨也跟着人們的認識不同

而露其破碎。而且集中於半民族和一民族的模糊意識底下，封建勢力和新興資本主義也是同一迫切要求，因為封建勢力到了沒落的時代，也想政權有一度轉變，維持其本身的存在，而新興資本主義呢，爲着個人商業和工業的發展，對於民族獨立的革命，當然有相對的熱情。可是民權主義并非封建階級所歡迎，民生主義更非新興資產階級要實現，所以無論到那一個時候革命算已成功（例如軍事或政治的勉強統一）黨便在那一個時候破碎，革命便在那一個時候失敗。

本來一個革命黨的破裂，無論在那一頁的革命史上都不是一件很希奇的事，國民黨自入辛亥以後，有宋教仁等接受憲政黨的綱領，洪憲以後有陳炯明接受軍閥的綱領，改組以後有西山會議派接受新興資產階級的綱領，前年更因漢甯的分裂，共產黨的叛變，於是黨員的革命心理破碎了，民衆的革命心理疲倦了，這麼一來，黨員固不互信，也不信黨，并且也不信革命，各人皆謀自己的出路，至形成今日破碎之局。目前我們分析現在個人的出路，

大概有以下的各派。

一軍人派 這派人的思想，以為革命是要武力的，維持黨的存在也要靠武力的，現在革命沒有出路，惟有以個人的武力保持革命的形式，這種勉強保持的時期，自己也不敢相信能延長若干時間，但能敷衍捱闖，有一日便算一日。可是這種思想在主觀缺乏了反省，在客觀缺乏了觀察，什麼是主觀缺乏了反省？因為一個武力的存在，必要條件一個是民衆的擁護，一個是政治的立場，現在無論那一個武力都是口嚷革命而懼怕民衆，高談主義而絕無主張，如果這樣能夠維持下去，那麼袁世凱和段祺瑞早已成功，何必今日再待我們的革命。什麼是客觀缺乏了觀察，因為幾個絕端矛盾的武力，決然不會相安，各人都要保持革命的形式，根本各人還要保持而且擴大個人的實力，分配得當，依然互防，分配不當，立刻衝突，現在什麼縮軍會議，編遣會議，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然而我敢斷言這完全是一種幻想。

二政客派 這派人的思想，以為中國連年的混戰，坐在軍閥之分據不能相容，所以要

使中國相安，最好使全國有力量的軍人都集在中央，易槍桿的鬥爭爲紳士的辯論。如果這一層能夠實現，在國家方面可以減少混戰的機會，在個人方面可以操縱政權於幾個武力均勢的上層；所以目前政治的黑幕什麼聯甲制乙，聯丙制丁，都是這種思想的表現。可是這種思想主觀是空虛，客觀是幻滅。什麼緣故？因爲一國的政治，除了主義不說，必須有牠的堅確立場，所謂立場，就是有一貫的主張和有確定的步驟，必得這種主張形成了力量，然後才有策略之可言，如果自己沒有立場，單靠一種空虛的希望，決然沒有成功的道理。其次，各個軍人的基礎不完全是個人的本質，而是整個的封建集團，無論個人如何集中在中央，他們背後都有很鞏固的地盤作後盾，他們並不是到了中央便犧牲了地盤，反而到了中央對於地盤再加上一重保障。而且政權建築於幾個武力平衡上面，最易動搖，無論某一個武力露了裂痕，整個政局便立刻崩潰。

三官僚派 這派人的思想，以爲天下之亂，坐於政慾過奢。欲求革命成而不敗，最好使

天下皆歸靜而不動，說到主義，依然高呼三民，說到主張，則絕『不為天下先』，無為而無所不為，無可而無所不可。對於實力是『依違』，對於政治是『緘默』，這種思想的主觀是動搖，客觀是糊塗，在革命高潮當中，固會藉士大夫的資格，號召一時，但在革命低降當中，也首先以官僚的地位，率領羣盲泥首降服。至於今日官僚派之在政治早失其優勢，而其作用僅作為裝飾政府之具，有時則利用以彌縫一時政爭。所以官僚派之在今日，下焉者僅能作事務的一員，上焉者亦祇能作政治衝突的緩衝具，然照中國最近歷史的混沌，這一派作用雖小，勢力雖微，而不如軍人政客起降之突兀，這可以預測的。

四資產派 這一派的思想，以為中國之敝，在於產業不能盡量擴張，但求工商業可以發展，中國即走資本主義之路亦所不惜。這一派的勢力在政治上雖未形成，然而對於南京政府確有不少的支配力，不過在這個政治矛盾的裏面，牠的勢力不能擴張，但我深信這一派的力量終必在政治上別樹一獨立的壁壘。然而這一派的思想，在主觀則缺乏實在性，在

客觀則富有游離性，因為這一派只有趨向資本主義的傾向，還沒有建設資本主義的大企圖，目前只能影響政治而不能操縱政治，只能謀個人的利益，還談不到對於國家提出具體主張。其次則傾其力量，只能結納某種勢力以求生存，仍不能兀然獨立，保持其政治生命，語其結果，到了某種武力分裂時候，必遊離而至於崩潰，退卻，妥洽，或亂傾。

以上的分析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體的，然而大概執政的人們已包括在這四派之中，除了軍人一派能獨立形成一個封建集團，資產派正在製做獨立勢力，所謂元老，西山會議派，無政府主義者，非蛻化而為政客，則已搖變而為官僚，簡單一句話，封建勢力仍附屬於軍人，而以官僚為散佈菌，新興資本主義雖以資產派為代表，而政客又多半孕育於資本主義的思潮，不過在多面的政治矛盾性當中，各派各有其向心力和離心力，而一派之中又有其粘合性和拒斥性罷了。

我對於各派的批評，完全站在『好』一方面去推想，設身處地在他們本身的觀點而且

向着好人政府主義方向走，來推論他們必然的結果。若果更詳細而具體分析，還有流氓派，買辦派，教會派，桂派，奉派，親日派，親英派……以及種種派，不過這是主觀的分析，非客觀論者所應有，而且往往被人誤解爲謾罵和攻擊，所以不再論列了。可是這四派雖然各有各的矛盾，而其總共同點則有三，一是懷疑革命本體，二是離開黨的立場，三是各謀自己出路，總括一句話即是只知有人不知有黨，并且只知有自己的個人不知有人們的他人，前月有一個朋友從南京來，他急滑稽的對我說：『我們早不見了黨的存在，只見到黨的名詞，其實我連『黨』的字也見不到，只見到『尙黑』。我聽了這朋友說的話，不禁悚然，原來他把黨字分開了兩截，拆開變爲『尙黑』兩個字，可是這也是一件事實，目前誰復注意到黨，大家惟有尙黑！』

目前無論執政的文的武的都要做一個中國的莫索林尼，夢想意大利法西斯蒂的個人專政，而且行動上文字上不惜明白表現這種模仿精神。可是平情觀察，不管莫索林尼反動不反動，所以成爲莫索林尼也有他成立的必要條件。我們要知道黨的專政和個人專政

不同，黨的專政靠綱領，個人專政靠勢力，莫索林尼能夠造成狄克推多，自然要靠個人的勢力，他造成勢力的方法，第一步以武力奪取政權，第二步以武力向外發展，個人勢力能夠維持若干較長的期間，不在武力的向內，而靠武力的向外。意大利在戰後在歐洲至少有幾個中歐小國受其宰割，在殖民地至少有一個摩洛哥做武力宣洩的尾閥，所以全國人民視聽，不管反動與不反動，都移其目標外向，使佛西斯蒂維持較長的生命。若中國第一開步走便碰到日本佔領濟南問題，不獨沒有意大利可宰割的中歐小國，反而本身要做日本殖民的摩洛哥。武力不能外向，當然內衝，而且因摩洛哥的中國與別國接壤的關係不同，又發生有親日親英的區別。親日的要做莫索林尼，親英的要做法索林尼，甚至政客也要做法索林尼，莫索林尼太多，政固不專，亂從此起。如果中國武力能夠外向，我相信今日的莫索林尼在歐洲怕不早已大呼『我們要學中國的袁世凱』，又何至等於到今日我們才拚命模仿莫索林尼呢！所以今日中國國民黨，黨固淪亡，人亦潰散，莫索林尼今日已知個人的力量不足靠，

在去年厘定意大利憲法要全黨伸入政府行政立法司法各機關而我們則一方面要學莫索林尼，一方面看不見莫索林尼的新方法，只是抄謄莫索林尼丟在字籠的舊籃本，真是可嘆。

黨的破碎，在上述四派之外，很顯明的表露就是小組織問題，我們不管牠是 C C，或是 A B，甚至如最近上海新成立的 S S，以及其他一切的一切，平心而論，在往日容共時候，整個國民黨既沒有堅強組織，這種小組織在客觀上必然發生。如果說小組織都是反革命的，那是共產黨厭惡國民黨的宣傳，如果說小組織都是革命的，只有對於事實是盲目的才這樣說。小組織的作用是容共時代的一時要求，過了這個時間性，今日已成了黨內個人利害的結合。小組織至到今日不獨不能解散而且有發榮滋長之勢，最大原因就在本黨的中央不能健全，本黨的主義不能實現，本黨的政策不能確定，上層的黨員因黨沒有出路，以他的地位和勢力可以找個人的出路，下層的黨員也因黨沒有希望，但是因為沒有地位和勢力

只好成爲散團的小組織。我從前曾指出目前小組織的兩個毛病，一個是利益結合多於主義結合，一個是上衝行動多於下衝行動。其實照我最近的考察，小組織的毛病還不止此。今日散團的組織，第一弊病無論那個組織都沒有綱領，縱使有綱領也不能普遍化羣衆化，第二他們依然找不出革命的出路，完全捨不得離開現存勢力，沒有從頭幹起的決心。第三革命利益和小組織利益相同時候，自然向革命路走，假使革命利益和小組織利益不同時候，那就游移搖動，寢或向革命的反方向盲行。所以我今後判斷一切的小組織，除了單爲個人工具不足論列以外，假若不把這幾種弊病掃除，不論革命的成功和失敗，都足隨時破散，隨時粘合，結果縱不會學從前的研究系政學系，也一定變了日本的政客，今日加黨，明日脫黨，對於革命的道路愈離愈遠，這可斷言的。現在有許多人幻想，以爲黨的破碎已無法收拾，把一切希望都付託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我對於這一類的希望，以爲比幻夢尤爲浮泛，這個理由，我在結論再批評罷。

(四) 目前各黨的批判

中國革命的沒落和中國國民黨的破碎，既如上所述，那麼黨的改組已成了必然事實的要求，可是我們沒有討論之前，先批判目前的各黨。自北洋軍閥專據北方以後，所有研究系，交通系，外交系，政學系，雖曾炫耀一時，然而今日已成過去名詞，歷史陳跡，他們有些歸化國民黨，圖個人的生存，有些操縱金融商業，謀部分的活動，還有些逃亡租借地，依附帝國主義以求全，要而言之，目前已經散碎，不成爲黨，現在我要批判的，有以下的各組合。

(一) 共產黨 共產黨自經迭次失敗以後，轉入於盲動時期，絕對談不到綱領。我們看瞿秋白所著『中國革命與共產黨』內裏很有許多謬妄的行動，他指明：

『各處的農民運動，殺戮豪紳之外，『必須』加以燒屋的工作，有些地方，如湖北漢川農民暴動的指導者，要燒去整個兒的城市，湖北整個兒的村莊都燒盡，湖南某地指導者，主張燒光縣城，只取去暴動農軍所需要的東西（如油印機等），主張殺盡一切

人（除出跟着來革命的）

『江蘇省委的暴動須知也說：『必須挨家挨戶告以暴動口號，號召……起來參加，不來者以反革命紀律制裁——殺。』

『甚至廣東工人在省委會議時說，『爲什麼暴動失敗時，我們沒有決定將廣州燒燬他？』

『海豐限定陸豐每村必須殺若干人——是人就夠了，更不問反動與否。』（見一五五至一五六頁）

這都是共產黨屠殺民衆自己的供詞，以這樣的黨而說革命，只有反革命。我們現在姑且撇開這種無理智的事實不談，且看他們幌子的理論罷。所謂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決議案（見布爾札維克二卷二期），說大會完全同意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第七第八第九次全體會議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估量，就是『如認中國革命目前階段爲已轉變到社

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錯誤的，同樣，認中國現時革命爲「無間斷革命」也是不對的，他們認定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

好了，他們既決定中國革命的質性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而他方面卻決定『必須用武裝暴動革命的方法，推翻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及資產階級國民黨的政權，建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蘇維埃工農民權獨裁制。』性質和方法的矛盾離奇至此，可謂極理論之大觀。我們更看他們所謂中國革命之十大要求，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政府，五建立農工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民，八改善兵士生活，發給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軍閥政府地方的捐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這個十大要求，除了一兩條高調裝裝幌子以外，第三第六第八第九實際絕對是改良主義，尤其是對

於城市資產階級採取極端讓步，不着一詞，比之國民黨製造國家資本論還差得很遠。以無理智的暴動，僅換取一個改良主義，於社會受無謂的犧牲，於革命無絲毫的利益，結果除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外，對於革命毫末無關，所以共產黨的將來，只有隨他們矛盾的理論和殘殺的暴行同其沒落，并且今日中國整個反動的造成，共產黨尤應絕對負其責任。

(二) 第三黨 這幾個月來，第三黨的消息已由沉寂而成渙散，我往昔批評第三黨，牠的態度是閃縮，理論是貧弱，立場是搖動，我并且指出第三黨聯俄聯共暴動三大主張的錯誤，歸結說：

(A) 第三黨實在沒有綱領 因為聯俄是政治上的主張，不能作為一黨的基本綱領。聯共更是國民黨試驗已敗的政策。若更採取於根基未固的第三黨，只有同化於共產黨，斷難使黨生存。若暴動則更為共產黨今日的唯一手段，第三黨還跟着這個主張，不啻是共產黨的末技，只是共產黨搖旗吶喊的工具。

(B) 第三黨實在沒有基礎。我看突擊一至三期，總沒有很明顯的主張，除了攻擊國民黨以外，大半文字都是求共產黨諒解的文字。凡自號一個黨，沒有一點主張和基礎，光是求人諒解，這還算什麼黨？而且我從頭至尾分析第三黨的文章，實看不出第三黨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他們沒有標示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以為他們標出一個中華革命黨的名稱，不如簡直說是CY還直捷痛快。

然而最近他們在渙散的當中，另草一個宣言想另定一個新的方向。（聽說這個宣言是譚平山起草，因為團體渙散，還沒有通過。）他們對內政策雖有二十六條，然而充滿了妥洽色彩，他們認定土地革命的中心問題，更有小自耕農之土地不沒收，和現役軍人的土地不沒收之規定。照這個宣言的內容，較之『突擊』和『革命行動』所發表的顯然有往後退的妥洽表示，而且他們自命代表勞動平民，其涵義很是模糊費解。他們經過了共產黨的攻擊，知道聯共近於幻想，所以說：『對於代表下層民衆的各黨派，皆願與之合作，故對於中國共

產黨，亦採同樣的態度，惟必須攻擊其希望消滅無產階級運動以外的一切左傾的民族革命運動的錯誤，及虛無主義的傾向。」他們經過了第三國際的冷淡，知道聯俄也難實行，所以說：『在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構成反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聯合戰綫之下，願與第三國際發生同情之關係，但亦祇限於同情者。』但其中還有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所得土地的材料，剛剛和共產黨不同，他們說：『中國大多數土地，集中於少數地主之手，而無土地之農民遍於全國。』而共產黨第六次大會關於土地決議案則說：『地主階級之中小地主比較大地主更占優勢——土地集中於地主個人的很少，然而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非常急劇。這種不同的材料誰是對呢？等他們自己回答罷。要之第三黨的沒落，自在意中，我的批評，第三黨必將分化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者，並且對於革命毫無影響，這是觀察過去一年的事實可以證明的。』

(C) 混合的反動黨 這一個黨是以國家主義的綱領為中心，而以失意的軍閥官僚

政客，新交通系，安福系，及一部的研究系政學系和外交系爲骨幹。這個黨最近曾開會於大連，名稱還沒有確定，所以我只好喚牠爲混合的反動黨。他們主要的政綱是：一恢復民主憲政，反對一黨專政，二實行勞資合作，反對階級戰爭，三實行國民教育，反對黨化教育，四反對訓政，五組織討赤軍（指蔣馮），六各事國民大會解決，七佔領一縣即實行民治，軍人不得干政。可是照我們觀察，這種混合的反動黨在事實上必然產生，但在事實上也必然的失敗，何以故？因爲這班反動份子，窮無所歸，收拾殘餘，以圖反抗，這是必然的事實，而且在中國有了租借地和租界一天，這種黨系也會不斷的滋長。我爲什麼批判他們失敗呢？第一個簡單理由是：如果他們會成功，過去早不會失敗，第二個簡單理由是：代表反動勢力已有國民黨內的反動份子，更用不着他們代庖，何況舊的反動份子不如新的反動份子高明，其結果只是暫時結合，必然沒落。

除了上述三者以外，似乎還要說說的，是所謂無政府主義者，這派先生們一面是國民

黨，一面也是無政府信徒，（黑色青年組合只是極少數人的結合，暫不論列。）說他們忠於國民黨嗎？他們卻別有所圖，說他們忠於無政府主義嗎？他們卻專植其親戚宗鄰。我們雖然知道他們充滿多面的矛盾性，然而卻沒有方法加以明顯的分折。實質地說，他們之談無政府主義，實如上海富豪之念佛，玩古董，裝清高罷了。惟其如此，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可以奔走於軍閥之門，可以廁身豪紳之列，假使真要實行無政府主義，首先反對的就是他們，恰如上海的富豪，佛館講的，經是念的，但要屏姬妾，絕酒肉，那麼只好不幹。今日中國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實是革命整個的致命傷，然而這種封建餘孽士大夫，處在今日小農作的國家，恐怕還有悠久的生命，非俟將來封建勢力崩潰，無法可以掃除，這是事實，而非某一個人倒了，便可算作消滅。

（五）左派的過去與將來

要討論左派的將來，必須談談左派的過去，左派今日在黨和社會上雖佔很優的形勢，

但在政治上已處了一個失敗地位無可諱言。過去左派的失敗，雖有種種的外因和內因，而歸結一句話，完全在於缺乏組織。因為沒有組織，所以沒有統一的理論，因為沒有組織，所以也沒有確定的方案。有許多人說有了理論，然後才有行動，過去的左派既然沒有統一的理論，怎樣能有嚴密的組織？這樣的話是不錯的，但是理論可以推進行動，而反一方面行動也可推進理論，過去左派之渙散很顯然的基於兩件事實。

第一是環境的困苦。現在說到革命的策源地，誰都說是出師北伐起點的廣東，但是我們知道廣東當日困苦的情形嗎？廣東在清末民初的收入大概每年——指所謂承平時，可以到三千萬。在國民黨改組當時，東江給陳炯明佔領，南路給鄧本殷佔領，廣州給楊希閔劉震寰佔領，所以當時政府每月收入最多是八十萬，最少是二十萬。及至楊劉撲滅，全省統一，軍隊驟然增至六軍，另外還有黃浦學校，兵工廠，海軍局，航空局，表面軍費支出每月突至四百五十萬，另外國民政府的政費，省政府的政費，還不在內，以廣東一省而担负這種鉅

額，所謂救死不贍，奚暇治理論，大家坐在桌子上會議，天天皺着眉完全爲着食飯問題，如果談到稍理想的理論，無論人家不目笑存之，自己也不好開口，這是當時在廣東左派握有政權的情況。到了北伐進展，佔領武漢，宜若可以整飭理論了，然而當日國民政府尙未穩定，漢甯早已分離，內部的動搖，下游的封鎖，整個局面沒有一日不在風雨飄搖之中。當時武漢每月收入不過三百餘萬，而軍費支出倒達到一千三百萬。中央銀行的紙票完了，於是不能不拿石印的國庫券替代，金融已瀕絕境，於是祇得實行那現金封存。這樣如果還談理論，正是劍戟集門，皋比擁座，這是當時在武漢左派握有政權的情況。及至所謂漢甯合作，特別委員會繼起，上至中央下至各地的左派一時散處各地，無法集合，不但理論談不到，連談談今後的出路也沒有集中的機會。力量一散，思想紛歧，大家都是關着門玄想，理論那有統一道理，這是過去左派因環境的困苦不能統一理論的緣故。

第二是認識的歧異 我常說右派的認識可以一致，左派的認識未免分歧，爲什麼呢？

右派跟着社會背後，社會跑到那裏便是那裏，他們只有跟着社會右傾用不着有特殊認識。至於左派是要站在社會前頭，因各人的觀察不同，對於革命的認識便有差別。我們暫且放下旁的問題不談，單單對於共產黨的認識，至少有以下幾樣觀察，有些同志以為若要中國革命成功，國民黨必須和共產黨合作到底，這是一種。有些同志以為和共產黨分裂是可以的，但和第三國際分裂是不可以的，這是一種。有些同志以為國民黨要和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分裂都可以，但是國民黨要生存必得比共產黨還要左，這又是一種。因有這種種的認識，左派遂無組織之可能，我敢斷言，如果共產黨不在南昌鬧一次暴動，在廣州更鬧一次暴動，至到今日左派對於共產黨還沒有真確的認識。而且一個革命黨的成立與普通政黨不同，其唯一條件即在統一革命的認識，所以國民黨一日容共，左派斷難成功，非受共產黨煽惑而至動搖，即受共產黨壓迫而歸反動，這是客觀必然的事實，並不是主觀或然的推測。

過去的左派，有了前一個原因，缺乏了統一的理論，有了後一個原因，缺乏了嚴密的組

織。武漢當日清共，完全沒有國民黨的生存，但同時因為清共，左派也像整個的黨起了革命心理的破碎。至於今日經過民國十七年一年鬥爭，破碎的革命心理已算復歸完整，左派的基礎至是始可以說有幾微建樹，所以今日軍閥政客之反攻，共產黨徒之叛變，對於左派『不徒無害，而又益之。』

我爲什麼說左派今日在黨和社會已佔很優的形勢呢？我們估量自己的力量，須先觀察敵人的進攻，現在集中攻擊左派的有軍閥，政客，官僚，無政府主義者，新興資產階級，第三黨，共產黨，帝國主義者，最顯著的，在一方面北平一個軍閥公開演說，『日前我們的敵人，不是帝國主義，不是共產黨，而是左派。』在另一方面，共產黨決定先向左派進攻；上海見得到的，什麼布爾扎維克，什麼紅旗，一齊向左派拚擊。其餘軍閥的附庸品，無政府主義的小政客，新興資產階級的應聲蟲，揚波煽風，污誣謾罵，但是在這個環攻當中，我們已經估算了自己很大力量，并在全般反動當中，我們已經感覺加重我們的責任和加緊我們的工作了。

不過我們日前要知道，破碎的革命心理經過一年來的爭鬥，可算復元，而疲倦的革命心理經了幾次的失敗，依然沒有恢復。在革命黨對於整個反動局面，雖然都已失望，而且絕望，而一般羣衆，經過重重壓迫破散之後，對於革命前路，尚在猶疑。『相安一時』的口號，我們決不能輕視爲腐化份子所主張，其實是在整個反動局面的必然反射。其意若曰：我們也知道軍閥們不能相安永遠，然而在疲敝之後只希望相安一時；吊是要上的，但是讓我們目前喘喘氣，等一息間再吊過罷。所以這種主張，我們認爲革命心理疲倦的主張，因而左派的鬥爭，也是長期的鬥爭，我敢斷言，一九二八年是革命沒落的一個舊階段，一九二九年是革命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然而在這五年以內，還是我們的準備工作，五年以後才是我們的邁進工作。

普通革命黨的毛病，一個是幼稚病，一個是機會心，我檢閱左派的過去，兩種毛病都不能免。有了幼稚病，往往蔑視事實，好爲虛泛的左傾，雖天天批評右派的唯心主義，而自已依

舊陷於主觀的革命。在失敗時候，躁動，散漫，在成功時候，蠻幹，驕高。有了機會心（這是指革命的投機，不是指個人的投機），常陷於不成熟之政權妄愆，和非條件的軍事勾結，他們忽略了基礎的構成，誤認以為政權的佔領就是革命的保障。目前幼稚病雖已減削不少，但機會心依然沒有掃除。我見了許多各省來的同志，他們第一句問話就是，革命已沒出路，我們怎麼辦？他們所謂辦法，并不是指基礎之養成，而是指立刻的效果，我們要知道，沒有統一的理論，沒有確定的方案，沒有嚴密的組織，我們離開黨的實行改組還遠，離開革命的成功還遠，縱使因於軍事或政治之投機，一時成功，這不過是暫時而且偶然的事，終久必倒而且失敗至無法自存。革命豈是暫時而偶然的事業嗎？深望左派的同志們決心掃除幼稚病和機會心，革命最終的勝利，只有屬於國民黨左派，我們只有忍耐着。

（六）目前幾個實際問題

（A）武力問題

現在在革命期中；第一要成問題的，便是革命的武力。我們平日的理想，都想一切武力變成黨的武力，黨的武力變成民衆的武力，惟是目前這個理想真成了理想，不但變了理想而且成了空想了。

在過去幾年期間，人們以爲要武力要變成黨的武力，先要軍隊受政治訓練，所以在民國十四年中央下了軍隊應受政治訓練的決議案。國民政府成立當時首在軍事委員會設立政治訓練部，但其結果怎樣呢？政治自政治，軍隊自軍隊，至於今日連這種空虛的政治部也根本不要。我批評這種失敗，并非軍官的障礙，簡直是士兵根本成了問題。

我們沒有批評這個問題以前，先要討論革命的民衆。無論那一種的革命，如果要他成功，最要條件就是要得民衆的擁護，否則革命根本不會告成。然而民衆爲什麼要擁護革命？他們決不是擁護革命的空虛名詞，必得這種革命和他們有密切關係和他們有實際利益。過去我們最大錯誤，就是沒有給民衆以切實的指導，所以他們只有革命的傾向，沒有懂得

本身的真正要求。譬如工人的要求是增加工資和減少時間，這是不錯的，可是他們的利益和整個革命利益的關係怎樣，他們便不懂。譬如農民的要求是給與耕地和減少田租，這也是不錯的，可是他們的利益和整個革命利益的關係怎樣，他們也不懂。這樣單調的要求，但不能增加革命的力量，結果還要使革命破碎。然而這種單調要求，並不是農工本身的錯誤，實在還是咎在本黨領導不能正確。過去本黨許多人，以為民衆運動是革命的策略而不是革命的目的，單生單調的要求引起民衆的熱情，不是以整個革命利益的要求來培植民衆的理智。在軍事時期是要民衆起來破壞敵人的行動，在統一時候反恐懼民衆起來破壞施政的方針，今日爲什麼取消民衆運動，爲什麼停止民衆運動，都基於過去認識錯誤。

民衆不懂得真正要求，是革命中最危險不過的事，因爲有了民衆要求，然後才有革命。如果民衆不懂得真正要求，所謂革命還是主觀的革命，玄想的革命。同樣，士兵就是民衆，尤其是站在革命火綫的民衆，如果士兵們不知道民衆的真正要求，也就是不懂本身的真正

要求，這是何等危險的事。

在中國要求革命最迫切的當然是農工和小市民，然而今日大部分的士兵並不是來自農工和小市民的隊伍，而是來自無業游民的隊伍，他們最切要而關心的是月餉，而他們的理想就是升官，除了這兩個問題以外，本身在革命中的要求怎樣，民衆的要求又怎樣，他們很少理解。我記得在武漢討論土地問題時候，有一個同志極力主張說：土地問題應立即解決。因為士兵是要求土地的。我說：土地問題之應解決有兩個重大理由，第一要根本掃除封建勢力非解決不可，第二要增加農村的生產經濟也非解決不可。但說到士兵要求土地，這太是玄談，因為大部分的士兵來自鄉村的無業惰農，他們在當兵之時，已決心拋棄農村而夢想都市的優美生活，他們的需要并非土地，而是他們幻想的需求。我說這種話，并非過於苛刻，因為我負軍隊的政治責任較常人為多，我到軍隊裏去訓練士兵，每問他們為什麼當兵？他們回答是：要革命。我問：為什麼要革命？他們答：為相信三民主義。我問：除了革命以外，

你本身到底要求什麼？他們便不能回答。這樣很明顯的他們還不懂本身的真正革命要求，不懂革命要求而參加革命，這是空虛的革命。我們要知，主義是抽象的要求，要求是實際的主義，不懂本身的真正要求而說是已經懂主義，這是一種渺茫的幻想。我常聽見許多擔負軍事的同志說：士兵都是好的，只有軍官不好。他們的意思以為士兵是無所謂的，軍官革命，士兵便跟着革命，軍官反動，兵士便跟着反動。但我想他們這種說話，適足表示士兵沒有革命根基，如果士兵真正懂得革命要求，少數的軍官怎能抵抗廣大的士兵羣衆？假使士兵沒有革命的認識，任何革命的軍官，到了某種時期，沒有不反動的。

今後我們若要武力變為黨的武力，一條路是改造舊的武力，一條路是建設新的武力。頭一個方法，我們應該深入士兵羣衆，除了宣傳三民主義以外，必須一指明民衆的真正要求，二指明他們自己的真正要求，在革命期中他們要求的是什麼，在革命完成以後他們的要求又是什麼，必須宣傳的主義和他們的要求有了密切關聯，然後革命才有希望。第二個

方法，以後新的武力，士兵的出處，必須是農工小市民的隊伍，而不是無業游民的隊伍。必須他們因着要求才當兵，不是當了兵才追求他們的幻想，否則革命依舊空虛，主義徒成高論。不過我們還須切記的，革命決不是勾結一兩個非黨武力能成，並且也不是單做成一批軍官能成，如果勾結一兩個武力，遲早黨必被這個武力所消滅，如果單做成一批軍官，結果必使黨治於軍，要武力成爲黨的武力，最要條件還是注意士兵的訓育。

(B) 外交問題

什麼是外交？換言之就是和平的戰爭。無論那一國的外交，必有他的外交對象。在平時的時候，國家有他理想的敵人，在革命時候，國家也有他理想的敵人。目前在國際裏面，德國的理想敵人依然是法，法國的理想敵人依然是德，最近英國的海軍理想敵人是美，俄國的理想敵人是英。主於中國——尤其是革命時候，她的敵人是國際的帝國主義，然而這是主義上的立論，若論外交的策略，必有其第一對象和第二對象，否則這是笨鈍的外交，結果唯

有歸於失敗。

在民國十四年國民政府成立時候，外交的策略是單獨對英，這個策略第一因為廣州追處香港，而且當時準備出師北伐，第一軍事的目的就是英帝國主義勢力範圍的長江；第二廣州的外交，多少受了莫斯科的影響，我們也毋庸為諱。然而我們要知道俄國外交的對象和中國外交的對象截然不同，因為俄國革命以後，向外發展有三條路，第一條路是往奧，第二條路是波羅的海，第三條路是巴爾幹半島。第一條路自從李卜克內西革命失敗以後，經已不通，第二條路自從進兵華梳敗後，英國利用其經濟力海軍力把沿波羅的海的小國變了英國的第一重防禦綫，只得裹足，第三條路因為蘇彝西附近的小亞細亞完全為英的勢力範圍，封鎖至舉足皆感困難，所以要搖撼英的根本勢力，決不在於歐洲的老營而在其侵略的殖民地。自是以後，俄國決定東方政策，專為殖民地獨立運動，單獨對英，這麼一來，英俄無往而非死敵，英若不敗，俄不能跳出英國封鎖的籬籬，換一方面，俄若不敗，英在歐洲和亞

洲的勢力終有一天搖動，這是俄國爲什麼要以英爲外交的對象。自俄西向政策失敗以後，其目光已轉移於遠東之中國和印度，其目的要攻擊其大敵的英國，在東亞自不能樹強大的日本爲他的敵人，於是有樺太北島的煤油讓與，有西伯利亞的森林讓與，有高麗獨立的犧牲，有在華權利的讓步。

但在中國的情勢剛剛相反，中國對象之在日，恰像俄國對象之在英。日本在華殖民四百五十萬，而對華投資就已達十四萬萬。其在北部西取東三省，在黃河則取山東，在南部則窺福建，所以日本對華，軍閥混戰就是她的利益，革命成功就是她的禍害，而且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一切權利，皆被帝國主義掠奪無餘，既無樺太的煤油讓與，也無西伯利亞的森林特許。而且中國革命若底於成，不獨日本的大陸政策以後不能進行，東三省和山東的既得權發生搖動，就是高麗和台灣的獨立也要繼續勃發。所以日本對於中國，甯可讓步於張宗昌，卻不能不出兵山東以防害北伐的進展。

聰明的英國鮑爾特溫內閣，知道炮艦政策不能防止中國的革命，反而助長中國的革命，知道日本遲早要直接防害中國的革命，一面聯合向華出兵爲虛聲的恫嚇，一面放棄漢口租界行其軟化的策略，果然不到一年中國便任這種政策之下，對英屈服而泥首了。

其次說到美國，美國對華每年僅有七千萬金元輸出的關係，他的鉅大債額是放在歐洲而非放在遠東，他的殖民根據是在南美而非在於中國，而且他在太平洋的理想敵人尤在中國的大敵日本，所以中國革命之成敗，初與美國無關，或者中國真能統一，反能使美國在華的投資得安全的發展，而在美未輸出的資本有了投放的尾閥，所以他對中國的態度是旁觀，對革命的態度是冷靜。

至到俄國，自然他所希望的是要中國共產黨成功，因爲中國共產黨對第三國際報告，有了有組織的農民幾千萬，有組織的工人幾百萬，如果這樣是的確的，真是成了共產革命的前夜。目前俄國雖已放棄這種虛幻思想，但以中俄邦交已絕，也只好對於共產黨盲動政

策，予以贊同，所以我們判斷俄國的態度，對於中國革命是同情，對於國民黨的成功是反對。大凡一種軍事行動，首先利用敵人的弱點，外交既是和平的戰爭，所以也必須利用敵人的矛盾。我解析外交關係以後，以為我們的外交，應該向日攻綫，對英防擊，使美中立，在不宜傳共產主義和行動條件之下，與俄在反帝戰綫恢復國交，這是目前外交的策略。也是今後外交的趨勢。不過還須要批評的，大凡外交必須是整個的，不是零碎的，尤其不是個人的。現在所謂外交，目的是借外力的掩護，來保轉個人的地盤，親英派如此，親日派也如此，所以今日的外交，已受了軍閥時代的外交。很明顯的，因着英日美的形勢不同，國內就顯著分爲三派，兩廣親英，南京親日，一般的外交系親美，以這種沒有黨的立場的零碎外交，將來軍閥混戰，也必然各各依附帝國主義爲其背景，可以決定。

(C) 政治問題

什麼是政治？政治就是社會組織和經濟組織的反射，所以部落有部落的政治，封建有

封建的政治，近代國家有近代國家的政治。目前南京政府成立了許多院，建樹了許多部，制度是疊架鋪床，法令是汗牛充棟，但是我們應有兩個疑問。

第一個疑問是，這個政府到底是代表什麼？因為無論那一國的政府，爲有牠的代表物，換言之，就是這個政府代表那一類的民衆。在政府言政府，我們也知道他們很容易回答：南京政府是代表全民的。那麼我們試加以分析，牠是代表農工嗎？牠們沒有一樣不壓迫農工。牠們是代表小市民嗎？小市民普通而普通的基礎自由（例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全得不到。牠們是代表新興資產階級嗎？連立法院的議席商人也站不得光，所以目前南京政府只可說受些新興資產階級的影響，還談不到代表。政府既不能代表農工小市民，甚至于不能代表資產階級，那麼只好代表牠們的本身，即是說集合一班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士劣構成一個集團來行使治權罷了。我們姑且不必批評牠本身的好惡，這種絕無基礎的政府，政治一定是不斷搖動，矛盾一定是不能掃除，不但我們不敢斷定這個政府在什麼時候場台，

并且政府的本身也不敢預言牠的生命能維持多久。

第二個疑問是，這個政府到底與革命有無相關？很明顯的，這個政府必自謂是國民黨的政府，那麼我們最要看的這個政府是不是奉行黨的主義，或奉行黨的政綱，其次要看的以革命換來的政治是不是和未革命以前的政治有了差別。就第一個觀察，主義用不着說，沒有實現絲毫，然猶可以說主義不可一日而至，那麼所謂最低限度的政綱有沒有實行過呢？沒有實行過那一黨主義和政綱，而說是那一黨政府，那未免滑稽而奇怪。就第二個觀察，前之革命是反對軍閥的，則今之政權應落在非軍閥的手裏，而且須掌握於民衆的手裏，否則不必革命，并且會惹起循環的革命。復次更要看的，從前割據的局面與今日割據的局面并無不同，從前人民不能過問政治與今日人民之不能過問政治更是一樣。苛捐雜稅和貪污濫劣，并不見得減少，而且增加，這樣的政治而想相安一時，絕對等於夢想。

要之，今日的政治，純然是政權由甲個人的手裏移到乙個人的手裏，固無所謂政治，亦

廣大民衆的同情，然後這個黨才有力量，然後這個黨權才可高於一切。結果一句話，現在的政治，已不值得批評，今後國民黨的政治，應該建築於農工小市民，城市的和鄉村的政權，握於這些人手裏，政治必穩固而進展，否則僅成個人的政權移轉，離革命還是很遠很遠。

(D) 建設問題

我對於中國革命的性質，始終認定是整個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決不是連環的，也不是分立的，尤其是不能分開階段的。同時我更確認中國國民革命異於別國歷史上的國民革命，就在民生主義的建設。單有民族主義而沒有民生主義，結果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單有民權主義而沒有民生主義，結果還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所以國民黨的左派如果要擔負三民主義的革命，開步走的建設，就要朝着民生主義路走，決不能畫分階段，再待他人來革命，也不能先完成某一民主主義，然後再開始實行那一民主主義。

我前此不會說過中國已形成資本主義的雛形嗎？不錯，但是此種資本主義雛形依然

依附帝國主義而生存，想要健全民族資本主義，恐怕還非短期間所能實現。我觀察中國的最近，同時有了資本主義的條件，同時也有民生主義的條件。第一這種新興的資本主義，還是一種寄生的資本主義。中國無數銀行的總資額不過二萬萬，而歐美在華的銀行總資額有三萬萬二千萬，日本在華銀行總資額有四萬萬六千萬，所謂中國的資本主義，無時何時皆受帝國主義所支配。寄生資本主義若一天不能長成民族資本主義，中國不易安然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若沒有政治力量作寄生資本主義的掩護，也不能安然構成私人資本的偉大力量。第二中國鄉村的資產階級久已破產，城市的資產階級大半靠着租界土地的壟斷和外國貨品的投機，這種基礎都是搖動而脆弱，如果租借地和租界收回，地價必突然的低落，如果對外貿易能由國家操縱，私人資本已跳不出國家節制範圍。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一倒，新興的資本主義也必隨之而倒，這是天然的事實，再不煩什麼勉強的制限。第三最足構成民生主義條件的就是國家資本的建設，目前國家必須注意的（一）國內關於重要

生產和消費的大工場，(二)五金和煤的原料，(三)海陸交通，(四)對外貿易。重要的生產和消費大工場，私人不會經營過，重要原料還是寶藏在地，開發無人，海上交通僅有一個招商局，實際已無異國營，鐵路除粵漢南潯兩綫還亡實存名屬之私人，餘皆屬之國有，至於私人對外貿易還是零碎散漫，若由國家操縱，朝令而夕實行。所以據我判斷，建設國家資本，只問有沒有計畫，有沒有決心，不是問能不能辦到，換言之民生主義在中國不論何時皆可實行，并不需要分階段，更不要待民族主義完成而後才能實行民權主義，待民權主義完成而後才能實行民生主義。第四中國社會的力量決不在於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資本主義，社會力量還在廣大的農工小市民，今日雖然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混合向革命反攻，但同時在反攻當中已可證明這兩種勢力已在退卻，我們要知道這兩種勢力是絕不相容的勢力，為什麼可以混合，已在證明這兩種勢力都脆弱而難生存。過去三年當中，農工小市民的力量在革命高潮已表現足以建築民生主義國家，祇為共產黨背叛革命，才用全力破裂這條聯合

陣綫，我們重新檢閱散碎的队伍，民生主義實現，即在目前。

目前南京政府的所謂建設，已變了私人分割的小地盤，碩果僅存的交通部，一瓜分於鐵道部，再瓜分於建設委員會。而建設委員會的大政方針，第一是霸佔招商局以爲個人食飯機關，第二是分割無綫電以爲私人營業張本。除了這兩三項槩槩碩畫，投資上海的租界哪，合資炒貴南京的地皮哪，這所謂大規模的建設了。

以上批評南京這一小段，不過行文所便，附帶及之，實在我也無暇作這無謂批評之批評，不過今後建設，應該注意以下數事：

- (一) 一切重工業應歸國有。
- (二) 一切重要原料應歸國有。
- (三) 海陸空交通應歸國有。
- (四) 金融應歸國有。

其餘建設，應本城市政權在工人小市民，鄉村政權在農民的原則，逐漸發展，即是說城市的公用事業應歸市營市有，而小規模的水利和有公用性的農村事業也應為村營村有。於此還有一附帶問題，即是開始經營國有事業缺乏資本時怎樣辦？我以為應該特許私人自營和私人與國家合營，但活營的條件，國家每年應得不能少過百分六十的利益和期限不能超過三十年，請同志們參考我所著的『目前怎樣建設國家資本』。

(E) 耕田問題

我這裏為什麼不說土地問題而說耕地問題呢？因為土地兩個字涵義太廣，至少應該包含都市土地和農村土地兩種。然而都市土地和農村土地就不一樣，都市土地是不能生產的農村土地是能生產的，而且都市土地已變了資本主義的貨品而農村土地實在是封建勢力的根據。這兩種土地性質不一樣，解決不相同，所以我把土地問題改作耕地問題，使其意義不至空泛而較有根據。

我們爲什麼要在革命期間解決耕地，大概有以下的三問題：

(一) 根本推翻封建勢力。

(二) 增加農村生產。

(三) 分配耕地於無地的農民，保障革命。

要解決耕地問題，不外以上三種緣故，然而最後一個原因，佔原因中最輕的一個，我會證明中國所缺乏的是耕作的資本而非完全在耕地，假使政府和人民有資本，西北東北，西南，最少還可容納三四千萬農民，如果政府和人民都沒有資本，那麼分地於無業農民，依舊不能耕作，結果等於使農民眼望着耕地餓死。

最後一個原因既已解答，那麼應該進而分析前兩個因素。稍研究中國經濟的，都知封建勢力的經濟基礎是在農村的耕地中。目前封建剝奪農民的有兩種手段，一種是田租，一種是賦稅；中國的田租絕不是根據經濟的原則，而賦稅更是強奪式的租庸，田租徵收以後

并不用於耕地改良，賦稅徵收以後強半流入貪官污吏囊橐。他們掠奪農民以後，或用以為購買破產農民耕地，或用為高利貸資本，或用為都市的流動資本，或用為農村的工商資本，或存放於外國銀行成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資本，輾轉剝奪，復直接間接用購農民耕地。由是而農村剝奪來的價值，更用為剝奪農村的工具，所以歸納結果，（一）農民失其耕地，惟有永遠作地主的農奴，（二）自耕農漸漸破產而成佃農，而佃農之被剝削一與僱農無別，（三）地主只收田租而不投資於改良耕地，生產日落，荒地日多。要之農民日益破產，而封建的勢力更不易搖動，初步民權既難實現，每次革命至相當時期必然中墮，所以耕地問題差不多已成了革命中一個極大問題，非從速解決，再多革幾次命也是無効。

然而有兩點必須解釋的：

（一）許多人以為耕地解決，那就是社會革命，這是大錯而特錯。我們要知道耕地問題或許是民生問題一部分，但其性質還是民權革命的性質，法國革命所解決的只是耕地問

題，然而結果還跑上資本主義道路。歐戰以後波羅的海沿岸新建各小國如萊多淮亞和立陶宛等也沒收耕地，但與社會革命無關，這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二)許多人又以為耕地問題除非不解決，要解決應該乾脆直捷，舉凡一切土地都應沒收，這也是大錯而特錯。我們要知目前在農村中自耕農和小地主要佔絕巨的數目，而城市人口百分之八十都移自田間，這些來自田間的人們無論為小商人，自由職業者，學生，雇員，職業工人，產業工人，過半數鄉間都有小段的耕地，如果耕地一概收沒，農工小市民的戰綫立刻分離，而整個革命也立刻破碎。有人說祇要革命成功，小市民即使犧牲小段耕地，亦所誠甘，但這是主觀革命，不能期之普遍人們，所以耕者有其田是國民黨解決耕地的最終目標，而革命的策略和革命的技術則不能不依時期而定步驟，這也是我們必須了解的。

最後我們還須了解的，解決經濟是整個的，不是零碎的，也不是部分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不能偏枯，換一句話，如果不相當解決都市經濟，單解決農村經濟也沒有用處，可是

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不必在此處討論罷。根據目前的形勢，對於耕地政策，應該是：

A 沒收大地主的耕地，分配無業農民。

B 一切荒地國有，分配無業農民。

C 重新確定田租。

D 重新確定賦稅。

E 樹立國營的農業。

至於什麼才是大地主？自然各地有各地的標準不同，我很想關心耕地問題的人們詳細討論一個方案，我在此地只舉出一個原則。

(七) 結論

在各個問題解答之後，我們應該做一個結論了。雖然在以上各節中，都有本身的結論，可是在總結裏面，應該再結兩段說話，一段是關於國際的，一段是關於國內的。

(A) 國際的結論

我開宗明義分析國際情形，不是說世界資本主義已經穩定嗎？然而資本主義這種東西，在什麼時候穩定，就在什麼時候開始衝突，而且在國際上那些國家的資本主義比較發展，那些國家就開始衝突。世界戰鬥的象徵，最先顯著的要算戰艦的建築競爭，競爭至無競爭之時，戰爭跟着勃發。這種戰艦的競爭，在歐戰以前是英德，在歐戰以後是英美。巴黎和會之後，英美也會經密切的合作，然而因為美國海軍日就鞏固的緣故，英國不能不拿美國為其理想的敵人。美國很明白美國海軍的強盛，無形已樹敵於英，一九二八年世界著名的海洛 Kellogg 非戰公約，就是想以好意的方法來免除世界未來大戰，我們且把全文錄在下面，再加批評。

第一條 締約國代表其本國人民，嚴重宣言，斥絕以戰爭為解決國際間爭議的方法，并在國際的關係中否認戰爭為國家政策的方法。

第二條 締約國承認國家間發生爭議或衝突，不論其性質或原因如何，除用和平方法解決外，不得應用其他方法。

第三條 本約所載參預之各國（指德、美、比、法、英、意、日、波蘭、捷哥斯拉夫等九國）應各依其憲法規定，批准本約，批准手續完畢送存華盛頓之日，本約在各國間即發生效力。

本約照前條規定發生效力之日，應保留公開，使世界其他各國得以加入。以後加入之國簽定批准應即存放華盛頓，自存放之日，加入之國和現在簽定之國間同樣發生效力。

美國政府對於現在簽定和以後加入的各國，有製定本約副本和批准的副本送給各國之義務。各國批准送存華盛頓時，美國政府并有立刻以電報通知該國政府之義務。

各國全權代表簽定之本約，分英法兩國文字，此兩國文字有同等效力，各應鈐印其上。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簽定於巴黎。

這種虛偽而沒有效果的公文，海洛爲什麼經之營之要幹呢？第一美國妄想還要繼續華盛頓會議精神，第二要緩和英國的海軍競爭建築，第三則關係美國的黨爭慣習，無論那一個總統都要幹幹驚人的玩藝，有了威爾遜的巴黎會議，有了哈定的華盛頓會議，那麼柯列芝要幹幹非戰公約，那是題中應有之文了。正在海洛非戰公約喧勝一時，英法海軍協定也同時簽定，反對這種協定最有力的要算美國，這種協定有兩個紀載不同，據十月二十二日英法政府用外交文書正式發布的，有左之重要點：

(一)最初由英國於六月二十八日致牒法國，聲明英國準備接受裁軍籌備會法代表之非正式建議，僅限制裝置六吋口徑以上大砲的軍艦。祇須法政府准將此項建

議正式提交裁軍委員會。如能這樣，英國不再反對法國所提陸軍後備兵不列入陸軍限制中的意見。

(二)七月二十日法外部覆牒，關於萬噸巡艦，請英國贊成限定各國最高噸數，由各國担任在合同有效期內不得建過其需要所決定之某噸數。這種辦法適用於潛艇，但潛艇要六百噸以上才受限制。在此牒中，法國外交部長表示意見，說美日意三國可望贊同，否則英法還須合作。

(三)七月二十八日英國最後一牒，謂潛艦分攻守兩種，此中區別如何，始為正確，但為融合起見，英國願接受法國的提議。

除了英法正式發表之外，俄報還有七項密約記載，這七項密約完全和英法正式發布的不同。

(一)協定英法兩國在太平洋方面合作，地中海方面英法分畫勢力範圍，法承認

英在直布羅陀的利益，英承認法在湯吉爾的利益，并在國際聯盟保護之下，設立一海軍中立地帶。

(二) 協定兩國的航空隊對非歐洲國的合作，一國對俄作戰，別國當予協助。關於地中海的航空合作，如對一公敵作戰，兩國應分負任務。

(三) 協定在東方各國內一切軍事訓練的合作。

(四) 規定在東方各國的情報事務合作，此項合作條件和一九一三年英法所訂兩國陸軍隨員聯合作及兩國陸海軍情報機關合作以對德國的特約大體相同。

(五) 規定曾受訓練的後備隊，不再擴充軍備。

(六) 英法對於萊因撤兵及賠償問題，應取一致政策。

(七) 英法對於巴爾幹及昆連蘇俄諸國應取一致政策。

俄國的記載雖然或有過於推測之詞，而英法公布當然也有不實不盡。照國際的軍事

觀察，英法海軍協定，法國所含意義，當然以對德爲多，英國所含意義，當然還以美國爲鵠的。因爲處在英國的地位，俄雖要防，但在海軍俄國無事與英衝突之處，我們看看美政府九月二十一日對英通牒，已情見乎詞，我再引美總統柯列芝十一月十一世界休戰紀念日在華盛頓露天會場的演說幾段，給讀者看看。

『我們很少燃料根據地，所以需要重噸數的船舶，而且我們也很少能夠安置五吋六吋炮的商船，所以更是明顯，必須較已有這些利益的國家，更要多數的戰艦，以應需要。』

……
『因爲海軍制限，我們會召集華盛頓會議，對於主要戰艦和載飛機的戰艦，有過協定，噸數的最高單位有限制，巡洋艦砲的口徑有限制，獨是巡洋艦和輕戰艦沒有限制。』

「這是無疑而重要的，外國政府所協定的是限制我們優勢的戰鬥艦，而不肯限制他們優勢的戰鬥艦。我們在削減軍備的實行當中，實已受了重大犧牲。」

「英國自從開始建築軍艦，已完竣了七艘，有八艘在建築中，還有五艘要建築。這種計畫實行後，英國便有了六十八艘巡洋艦。至我們計畫實行後，我們有的只是四十艘。很明白的要消滅這種競爭，世界防禦的標準需要我們多造巡洋艦。」

「在去年夏天，英法兩國曾有嘗試的提議，制限美國合用的巡洋艦和潛艇，但對於他們合用的就沒有限制。」

「投資國外是沒有充足理由的，倫敦和巴黎的利率不過百分之四五，我們的利

下：

率已經很高。英國在國外放了許多債，法國在海外也有極大的信用，海外的盜利已有很多收回兩國國家，用爲軍備的需求。

……

「很明白的歐洲和美國時常缺乏相互的了解。我們試想，我們能夠做的，他們也能夠做的。我們對於他們舊日的仇怨絕不感覺興味，數百年來我們沒有受野蠻敵對的痛苦。他們把互信代了互忌以爲很困難，這是我們匪夷所思的。」

……

「臨到世界人類頭上的最大嚴重責任已經臨到了我們，我們應以覺悟的需要和正義來接受這種責任。」

在柯列芝演說的二十四小時後，海軍總長韋爾白即提出海軍計畫，所發表於外者如

數。

- (一) 創造，維持，并建立第一等海軍，并依照華盛頓限制海軍的條約，建造主要艦的噸數。
- (二) 爲使戰鬥敏活之故，注全力於訓練，即在和平之時亦須維持戰鬥的敏活。
- (三) 無論在太平洋或大西洋，須即發展和組織海軍，以備行動。
- (四) 健全海軍力量，使遇戰時，得佔軍事優勢爲第一着。
- (五) 健全海軍力量，使得稱霸海上，尤注重於保護美人利益以能保護海外和海岸綫的商業爲第二着。
- (六) 獎勵和努力於海軍的技術和原料的發展。

柯列芝的演說，不惜明白的痛詆英法，實在不啻一篇宣戰宣言。自從這篇演說公布以後，將來世界意思的兩大敵已明白擺出英美兩海軍國。但我們推測，如果這個大戰爆發，俄國是乘機打擊英國的，日本爲着中國利益是乘機幫助英國的，德國爲着宿怨當然對法，意

國當然鈔牠的老本子非至最後不輕踏在某一方，獨至中國，踏在英國方面嗎？依然受日本的蹂躪，踏在美國方面嗎？最少要吃日本目前虧，踏着不動嗎？依然東受日本北受俄國的壓迫，國民黨到底採何種策略？我留給同志考慮考慮罷。但我最終提出，除了外交策略以外，三民主義的新國際應該立刻成立。

(B) 國內的結論

國內情勢，我爲着節省筆墨，不願多說了。目前大家注意的，一是過去的編遣會議，二是未來的第三代會，我且把這兩個會議批評批評罷。

當編遣會議之前，我已經批評過，其結果只見有編，不見有遣，因爲在幾個矛盾的武力當中，最難是於分配平均，不開會議，還可以敷衍彌縫，一開會議，便會馬上破裂。而且自北洋軍閥以來，不論閥之爲新爲舊，他們有一個不易原則，即是開會是參加的，議案是通過的，實行是不來的，強迫是打仗的。我們要看編遣有無結果，先要看政治分會撤消不撤消，以嚴重

的全體中央委員通過的案還不能實行，那麼聚集一班各懷鬼胎的人而議決互相猜忌之案，而說可以通行無阻，這除非起草滅藩廢幕大文章的人才有這種夢想。現在四月一日又在目前，而參加編遣的人們又早已歸藩樹幕，我就是不批評，一般的民衆也心照不宣，毋庸多說了。

其次全國人們要算注意的，是第三次代表大會了。但是我們第一要問的這個第三次代表大會所代表的是什麼？黨不是天上飛來的，是民衆組織的，將來這班代表不論是指派的或是圈定的，不論是一個人或是百人千人，他們是代表農嗎？代表工嗎？代表小市民嗎？如果都不是的，當然是代表個人的勢力。我敢判斷將來大部分的代表當然是代表幾個軍事集團，中間還夾着一些政客的活動，這是袁世凱時代的立法院，是段祺瑞時代的善後會議，縱使有些革命性的分子參加開會，其結果只有鈐口結舌，替軍閥政客做寫選舉票的工具罷了。我平常也想想，假使這些武力都不衝突而開的代表大會和衝突之後而開的代表大

會，結果有無不同？據我的判斷，不管衝突不衝突，其結果依然一樣。假使不衝突而開的代表大會，其結果就是目前混沌的局面一樣，更用不着去預測。假使衝突而開罷，四個矛盾會中僅去了一個，其餘的還是矛盾糾紛，我們要知道這個代表大會僅是人的會，而不是黨的會，既是人的，則人的問題沒有解決，會從何起？簡單言之，代表大會在什麼時候開，革命的中國國民黨便在什麼時候壽終正寢，這是必然而可以預決的。

會議既沒有希望，我們便要降格看看人了。我們也願意中國有個凱末爾，也願意中國有個莫索林尼，然而可惜主觀和客觀的條件都不具備，結果備成代北洋系而起的割據軍閥。政局現在算已僵極了，南京僅餘空亮的架子，命令不能出都門，某省有某省的佈防，某省有某省的購械，南京只有熟視無睹，并也不敢賭。

客觀已露了軍閥再行混戰的局面，我們再退一步說：主觀的唯心論罷。大凡一國的政治，最要緊是『信』，從信何立？就在不欺騙民衆始。現在無論中央，無論地方，欲保持個人的權

位，不但要時時欺騙民衆，并且要時時欺騙自己。道德本來并非他們所需要，卻標起聖祖仁皇帝的敦孝弟以重人倫，』這完全表示他們毫無辦法，卻又一方面不願意別人去動，換一句話，自己畏懼革命，同時更畏懼他人革命，因為要欺騙民衆，同時便也欺騙了自己。

因於國際的矛盾，軍事的矛盾，政治的矛盾，人的矛盾，遂無往而不矛盾，軍閥官僚土劣本是反對國民黨的，今日盡都變了國民黨的忠實信徒，西山會議派本來反對第二次代表大會系統的，今日盡努力作官於第二次代會系下的政府，無政府主義者本反對一切權力，今日卻一面滿佈要津一面爲軍閥吶喊以壓迫農工，如果我們要替國內的政治作結論，這個混沌和矛盾卻是很現成的結論。

末了，最近我還發現兩篇文章，一篇是廣州所謂共禍紀念碑文，一篇是蔣中正先生發表『本黨最近的幾個重要問題』共禍紀念碑文怎麼說？

『去歲之秋，汪精衛陳公博等，回粵竊政，共黨張發奎黃琪翔所部教導國警衛隊

三千餘人，於十二月十一日結同共產黨與近郊土匪，公然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於廣州，星火燎原，幾爲東亞禍，政府合兩粵之兵力，始克定之，當時俄領指揮其間，大肆荼毒，雖前後僅三日，焚燬南關舖戶數千間，死亡枕藉於途，光華璀璨之廣州，一變爲瓦礫腥臭之場，嘉定三屠，揚州十日，弗是過也，愴懷往事，痛何可已，居安慮危，時宜在念，爰樹此碑，以誌警惕云耳。

這篇當然是李濟深先生的妙文，他豈不知這回事實，但爲保持個人權位，不得不如此說，他不但欺騙了民衆，并且也欺騙了自己，與其說是共禍紀念碑，不如說是欺騙民衆紀念碑。蔣中正先生的文章怎樣說，關於汪精衛同志的回國問題，他說：

『我敢信凡是愛黨愛友的同志們，在這時候亦不馬上勸他回來的，除了共產黨因爲沒有掩護他們的人，或是想利用作他們的傀儡，或是要煽亂我們的黨，不希望第三次代表大會開成的共黨工具，借歡迎汪同志的名義，而實行其搗亂的手段，這是我

所不得而知……」

關於本黨的農工運動，他說：

「及至北伐成功以後，我們的黨已經有了政治力量，便應該運用政權，幫助農工，保護農工利益，因為目前和過去情形不同，地主和工場主再也不敢在本黨政權之下，剝削農工壓迫農工，我們若是還要獎勵農工的反抗意識，那末其結果必定是農民工人反轉來壓迫地主和工場主……」

有人告訴我，蔣中正先生這篇文章是在湯山給一班所謂元老迫着發的，然而這篇文章，太過和事實相反，縱使不是居心欺騙民衆和黨員，他已先作迷心之言欺騙了自己。

林肯說得好，欺騙只能騙一部分的人，斷不能騙全部的人，只能暫時騙人，不能永遠騙人，現在人們都騙起自己，那麼真是『自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了。這樣維持政權，結果適得其反，我們很願意中國有基爾瑪和莫索林尼，祇可惜他們都先騙了自己，

功還未成，信已先塌。

這些都是瑣屑的事，我們也值不得批評。這本小冊子應該就此結束。最後我們觀察，要擔負中國的國民革命，還是需要三民主義，還是需要中國國民黨，左派的同志們，應該團結起來，準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準備擔負復興中國革命的新使命。

民國十八年二月一於上海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9 4620B

~~H33342~~

一九二九，三月

版權
所有

中國國民革命之前路

每冊實價二角五分

著者陳公博

發行者待旦書局

3-112

~~H33342~~

書藏金仁